



肯尼布斯警察局局長羅伯特·麥肯齊籌備 7780 地區藥物過量識別和回應研討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扶輪社員消除鴉片康復的罪惡

去年 10 月時，緬因州波特蘭的律師本·羅瑞 (Ben Lowry) 在該市街頭尋找他的長子。

就在一年前，他已經在大學唸工程的兒子開始吸毒。不久之後，他就迷上了鴉片類藥物。羅瑞和他的家人在治療和康復計畫上花了超過 10 萬美元。最後，羅瑞給了兒子最後通牒：停止使用鴉片或搬出去。他的兒子搬了出去。

現在，在這個寒冷的秋夜聽到警報器的尖叫，羅瑞擔心發生最壞的情況。「有人說附近有人用藥過量，我趕過去，以為是兒子，」他

說，聲音因情緒激動而沙啞。

「街上死了一個年輕女子，大概 20 多歲。這是一件非常不願意看到的事，特別是當你的兒子住在那一帶時。你不認為它會發生在你身上，但它卻發生了。」

考慮到這一經歷，波特蘭扶輪社成員羅瑞加入了一個來自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的扶輪社員所組成的團體，他們聚在一起，從事防止人們死於用藥過量的工作。7780 地區康復倡議委員會與公共衛生機構合作，舉辦研討會、向社區宣傳鴉片類藥物的危害、支持

公立學校的教育活動，並籌集資金培訓康復教練來幫助那些試圖恢復正常生活的吸毒者。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幫助我的兒子，」羅瑞說，「但如果我能幫助其他類似處境的人，我願意去做。」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資料，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在 2017 年有 800 件鴉片類用藥過量死亡案例——這是一個可怕的死亡人數，但只佔當年全國 47,600 名鴉片類藥物死亡人數的一小部分。2019 年 1 月，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在鴉片類藥物危機簡介

中報告說，大約 80% 使用海洛因的人首先濫用處方類鴉片藥物。

緬因州肯納邦克 Kennebunk 扶輪社社員，也是該鎮的警察局長，羅伯特·麥肯齊 Robert MacKenzie 個人也受到了這場危機的影響：他的一個女兒因海洛因成癮而難以戒除，現在正在康復中。但他說，這是一個漫長而不確定的過程。

麥肯齊在籌備 7780 地區用藥過量識別和應對研討會方面發揮了協助作用。他的主要目標是減少使用鴉片類藥物帶來的恥辱感，他說，恥辱感可能嚴重妨礙吸毒者獲得幫助。他認為扶輪社員可以傳播這樣的資訊：鴉片類藥物的流行不是刑事問題，而是公共衛生問題。

「很多人傾向迴避這個話題，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話題很髒或邪惡，不想和它有任何關係，」麥肯齊說。「他們認為這種事不會發生在他們鎮上。但你猜怎麼樣：每個鎮都有這種事。」

11 月在波特蘭西南 30 英里的威爾斯鎮 Wells 的約克郡 York County 社區學院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大約 70 名扶輪社員和社區成員參加，來學習如何識別鴉片類藥物過量服用，以及使用納洛酮來抵消它。學院禮堂的一張桌子上擺了幾十套納洛酮自動注射器套件，每個套件都有一副撲克牌那麼大，旁邊還有相關資訊的

小冊子。

波特蘭公共衛生部門的社區保健推廣專家左伊·布洛克斯 Zoe Brokos 示範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包。她承認，害怕公眾的譴責會阻止人們給予或尋求幫助。布洛克斯解釋說，自動注射器更容易取得後，注意力便轉移到管理協助上。

「即使在康復社群，納洛酮依然存在很多恥辱感，」她說。「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點，並考慮提供富有同情心的社區回應措施。這就像有滅火器一樣。你希望你永遠不必使用它，一旦你必須用時，你真的會很高興擁有它。」

緬因州薩科灣 Saco Bay 扶輪社成員約翰·布查德 (John Bouchard) 協助籌備在他的社區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他證明了他們有能力改變普遍

觀感。「到了該計畫進行大約四分之三時，我們一位知名的扶輪社員問了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幫助這些人？』」布查德回憶道。「現場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鄰桌有個人上分享了他鄰居的兒子是如何在膝蓋手術後依賴處方止痛藥，後來發展到海洛因。隨後，又有人分享了一個故事，故事一個接一個繼續下去。很快，我們就意識到這感動了每個人。」

在許多扶輪論壇上，康復中的人們都在講述他們的故事，來強調這一點。南緬因州大學研究生安德魯·基祖拉斯 Andrew Kiezulas 自 2012 年以來一直在康復中。2007 年背傷後，他開始依賴鴉片類藥物。他現在協助經營一個校內恢復中心，他也研究了使用麻醉藥品對於語言的影響。



緬因州約克扶輪社的成員蘇珊·格羅斯 Susan Gross 分享了她在康復教練培訓學院學到的教訓。



約翰·布查德說，在他所在社區的研討會上，「我們意識到這個（危機）影響了每個人」。

基祖拉斯說：「當你攤開同一個人的罪責，有相同歷史，而你將「藥物濫用」一詞改為「藥物使用障礙者」時，就會對這個人的治療方式，產生很大的影響。」被貼上濫用者標籤的人，往往會被提交懲罰。但如果他們被標記為患有疾病，他們更常被提交治療，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接觸醫生，他們會獲得更多的服務，因此他們的結果明顯好得多。」

2017 年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報告說，美國有 200 萬人在過去一年中首次誤用處方類鴉片藥物，全國共有 1,140 萬人誤用處方類鴉片藥物。

「我有一名患者說她 16 歲時已弄壞她的腿，他們讓她服用了可待因，」與 7780 地區委員會合作的預防專家厄

爾·弗里曼 Earl Freeman 回憶說。「她說服用第一顆藥丸之後，她知道事情發生了變化。」

弗里曼自己也遇過鴉片類藥物使用所帶來的不當恥辱感。他指出，有一些醫療同事問他為什麼要與「那些人」合作。他說，這種態度阻礙了社區用愛心去解決這一問題，而且也忽視了個人依賴毒品可能有其複雜因素。

緬因州的貝德福德沙康 Biddeddeford-Sacom 扶輪社組織了一個紅絲帶委員會，透過該委員會與附近城鎮協調，在學校贊助活動，來向學生傳授處方和非處方藥可能的風險。該委員會還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個名為「學習處理 Learn to Cope」的地方分會，這是一個非營利的支援網絡，為處理親人對鴉片劑或其他藥物上癮

的父母和家庭成員提供教育、資源和同伴支援。

與此同時，麥肯齊和肯納邦克 Kennebunk 警察局與當地一個名為「光明正大 Above Board」的非營利志工組織合作，成立了一個康復教練培訓學院。在認證培訓師的帶領下，學員們在為期四天的課程結訓後成為同儕輔導員，然後他們再與康復中的人一對一配對，進行輔導。緬因州約克扶輪社社員兼該扶輪地區恢復倡議委員會委員蘇珊·格羅斯 Susan Gross，最近完成了這一課程。她與其他扶輪社員分享了這一經驗，並運用所學去與康復中的人進行接觸。

今年 1 月，麥肯齊舉辦



在兒子染上鴉片類藥物後，本·羅瑞參與了教育人們有關藥物濫用危險的工作。「但如果我能幫助其他類似處境的人，」羅瑞說，「我願意去做。」



麥肯齊對聽眾——例如緬因州阿爾弗雷德這所約克郡高級學院的聽眾——演講的目標是減少與使用鴉片類藥物相關的恥辱。「(人們)認為這種事不會發生在他們鎮上，」他說。「但你猜怎麼樣：每個鎮都有這種事。」

了一個急救人員會議，隨後為 30 名社區居民舉辦了康復教練培訓。當急救人員遇到與正在努力擺脫藥物濫用失常的人時，他們將以這些新教練作為資源庫。

本·羅瑞 11 月完成了課程。(他的訓練師傑西·哈威 Jesse Harvey 是波特蘭扶輪社員。) 羅瑞鼓勵其他人參加訓練。「這讓我看到很多東西，」他說。「由於我自己在兒子身上有過處理問題的經驗，我當然能與別人有同理心。」

與此同時，在過量服用藥物三次並且兩次被持刀搶劫之後，羅瑞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並搬回去與他的父親同住

——但根據老羅瑞的說法，他和他的朋友有一起吸食大麻。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已經康復，但至少他沒有使用更強的藥物，」仍然偶有失眠之苦的羅瑞說。「我希望和我共同生活和工作是他康復的第一步。但你不能確定。我只能繼續盡人事聽天命。」

—— Arnold R. Grahl

對抗疾病是扶輪六大焦點領域之一。欲知詳情，請至 rotary.org/en/his-insous/fighting-disease。

鴉片類藥物 泛濫情況

美國 12 個月內：

130+

每天死於過量服用
鴉片類藥物人數

(估計)



47,600

死於過量服用鴉片類
藥物人數

81,000

第一次使用海洛因人數



28,466

死於過量服用美沙酮
以外的合成鴉片類
藥物人數



210 萬

有鴉片類藥物使用失常問題
之人數

200 萬

第一次誤用處方鴉片類
藥物人數



886,000

吸食海洛因人數

15,482

吸食海洛因過量死亡
人數



資料來源：2016-18 年美國衛生與
公眾服務部分析 12 個月數據